

文 學 小 叢 刊

無 名 氏

蘆 焚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11G

1246.7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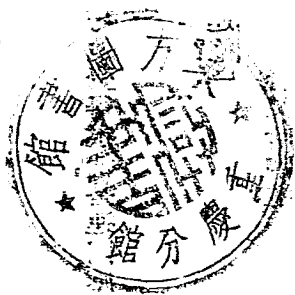
目錄

無言者.....	一
無名氏.....	一四
春之歌.....	三九
夜哨.....	四六
鵲子.....	五九



3 1764 7862 0

無言者



這故事是講給孩子們的，直然放到小小的心里，也許過於悲哀，我希望我講的不是事實，僅僅是一篇謊言，一個人臨死時候的夢。

正午時候，砲火和轟炸發過一陣脾氣，已經靜下來了。這靜下來以後的遠處，房屋好像玩物，不論是灰色黃色或者紅色的，都在乾燥的沸騰着的大氣中間閃動，有着很遠的間隔，其中有的遠在燃燒。周圍是茂草，樹蓬，墳墓，彈穴，被流彈打禿了的樹木。太陽是慘淡無光，又似乎有幾分無聊，寂寞的照着綠的田野。空中浮着灰色的雲。

前哨線上。在夏天有的自然熱和潮濕，和靈熱。

「喂喂！」有人壓低了嗓子在打電話。

這時從茂草里忽然露出一個頭來，用嘎啞的聲音問道：

「魏連德先賤了嗎？」

「噲，完了吧。」

有人回答，一面輕輕的咳嗽。其實這傢伙不單平常對了長官撒謊，就是在前線也還胡扯。

「不要聽這個壞蛋！」

魏連德很想自動聲明，恰巧他覺得很沈，是連同壓在身體底下的地面也一並落下去了。

「魏連德，你喝水不喝，魏連德？」

那最初說話的傢伙這樣喊，接着又咕嚕道：

「噲，真的完了。」

魏連德的確很渴，可是說不出話來，對於是否死掉的問題，自然也無法聲明。他雖然有點懊惱，因為只模糊的聽見這時候也就算了；況且前面的景物已經吸引住他了。田野，樹木，村莊，泥路，挨着轆的畜牲，撓撥着的母雞，蹣跚着的小豬，正是平靜的鄉下景色。

魏連德已經回到家鄉，他已經看見他自己的小屋了，牆是黃土築起來的，門已經裂了縫的，屋頂上的草已經發了黑的；在屋檐前的聚樹蔭下，他的老婆——魏連德太太正坐在石臼上面剝着綠豆；他的坐在旁邊的小女，他的還繫着雙辮的小女，是望着在吃她砍來的青草的，生了長鬚的山羊。接着她抬起頭來，詫異的向媽媽張大了眼睛。

「爸爸上火線打仗，爲什麼要我們出錢？」

「不知道！」

魏連德的老婆呵斥着她，意思是怪她說話太多，按祖傳的禮法，小孩子是不該用問題難爲長者的。因此也就看見他了，看見魏連德了。不過正和他往常從田地裏回來一樣，並不顯出驚訝。

「看你瘦的呀！她憐恤的說。」

「在火線上三天了……三天沒有吃飯，沒有人送，連水都弄不到。」

魏連德疲倦的咕嚕着；這是的確的。老婆就憤怒的唾了一口吐沫。

「他們按戶要錢，說是要打仗，養活你的！」

魏連德很生氣；打仗是不錯的，要說是養活他，那可全是胡說。有人養的很肥，而且以打仗作爲口實，養的尤其肥了，這也是真的，但決不是他們；他們是的確「三天沒有吃過飯了」，也許還要久些。

他正預備像他的老婆，像他的同鄉們一樣啞一口咒罵的吐沫，這時候有一大羣他熟識的人站到他們旁邊來了，立在最前面的是保長，有着剃得很光的紅紅的

臉的男子。這樣的傢伙，魏連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從前是只會吹牛和跟人家的女人吊膀子，自從「改革」之後——也就是說自從豪紳們更會選擇他們的代理人之後，卻兼帶的辦理起國家行政來了。他這時的样子，很像率領着部隊，初登新大陸海岸的哥倫布，所不同的只是立在他後面的並不是什麼水手，他們赤了脚，而是真正的窮苦農民。

「他要牽我的牛！」

他們中間的一個，有着濃濃的眉毛的農民憤怒的說。

「要牽我的牛，要我怎樣耕種呀，牽了我的牛！」

一個老頭子又在衆人背後咕嚕道：

「我繳不出錢，他要我出四分利息，真是『母豬的利息，』媽的……」

「他把我的雞籠都搶走了……」

一個女人失望的低聲訴着苦。她的站在下面的小女學着舌：

「雞籠都搶走了！」

雖是要聽也無從聽起的紛紛嚷着，當保長回過頭去憤怒的望着他們的時候，可又一聲都不出的，他們靜下去了，他們的確害怕衙門。

「喂，」保長又轉過來問魏連德的老婆道：「你們的甲長已經向我報告過了，他說你不出錢！」

「我爲什麼出錢呢，我的男人在火線上拚着命！」

這樣說着時的魏連德的老婆是低着頭；而且正像我們熟識的許多鄉下女人一樣，狹隘的，易怒的，雖然是等待着災殃似的低了頭，一種毒氣，一陣急驟的冰雹早在醞釀，一瞬間之後，這可就真的爆發起來了。

「我窮的沒有飯吃，我的男人在火線上，我還得出錢；可是你們——人家的男人都被徵成兵了——你們却在家里享福，你們在後面發財！」

「誰呀？」

保長的嘴唇動彈起來了。接着是連喘息都能清楚聽見的片刻的靜寂。那些赤着脚的農民，那些在後面包圍着保長的農民，就又怯懦的，早已被嚇壞了似的，噙着的眼淚，低聲議論着了。

「財主財主家的兒子……」

「對呀，對呀，他們留在家裏做什麼呢？難道他們比別人做的兒子要好些嗎？」這樣被攻擊了的保長，連刺得很光的臉都變成青色了，大概是當真發了怒了。他的露了牙的模樣有一點像狼，那種因為被圍困而兇狠起來的狼。

「財主的兒子是唸書的！」

他冷冷的望着那些陡然又沈默下來的農民。

「你們——你們是什麼？」

那正在吃草的山羊吃了一驚，「什麼？」彷彿也這樣問了的，一面向衆人眨着眼。保長的厲害，魏連德的小安自然也有幾分知道。他跪在地上，庇護的用小小的手

臂攬住羊的頸頸，臉貼了臉的安慰着牠，同時恐懼的望着保長。

「不要理他，乖乖的吃你的草，他不會吃了你的！」

大概是說了這樣的話吧，魏連德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想奔上去狠狠的給那東西一頓拳腳，可惜保長並不把他放在眼里，根本就沒有看見他這一個人的樣子。

「你的錢準備好了沒有？」

他向魏連德的老婆喝道。魏連德的老婆，是簡簡單單的。

「我沒有！」

保長碰了釘子，就不再聲響，實際他確怕會弄出什麼亂子和窮鬼們爭吵有什麼好處呢？大概這樣想了的他，一面自然是早就打着羊的主意了；而且一打定主意，自然也就照辦了。在衆人都不說話的一瞬間，他已經直撲魏連德的女孩，什麼也不說，拉住拴羊的韁繩就走。

「哦，哦，我的辛……」

魏連德的小女一看見自己的羊沒有了，向空中揚起胳膊，嚷着嚷着就倒在草堆上哭起來了。他的老婆直從石臼上跳起來，大聲吼道：

「強盜，強盜，青天白日他可敢搶劫啊！」

「養了這許多年，媽的，難道他的肚子還沒有填飽嗎？」

魏連德在肚子里罵着，一面直奔保長，在他後面，莊稼人是一片吶喊。可是保長逃的很快，直把後面的山羊拖得踉踉蹌蹌的一路上翻着跟斗，幾乎縊死。魏連德比起保長是衰弱的，又的確是三天沒有吃飯了，任怎樣都趕他不上，因此就追到保長家里去了。

保長的家，魏連德是熟識的，有一個大的庭院，屋頂上的草是新換過的，黃的。在屋子裡，正在奶孩子的保長太太，一聽見腳步聲，遠遠的就埋怨着保長。

「你連家都不要了，儘是爲人家跑路！」

保長不理，大概的確害怕，一口氣衝了進去，閃起門來。這樣魏連德就不能夠進去。他躲到窗戶下面，聽見保長氣咻咻的喘着說：

「你懂得什麼呀，替人家跑路！爲什麼替人家跑路？剛才我帶回來寡婦的一籠小雞，這又是一頭羊；冬至來了，把羊宰了吃餃子。」

「呸，我才不吃羊肉餃子……地里草都長滿了，還挨人家在背後罵。你是一個混蛋！」

保長的太太高聲嚷着，專門找氣生似的，說話就像一隻短銃。

「你才是個混蛋呢！」保長生氣的說。「要吃小雞，你就得當保長；要當保長，你就先得使財主們歡喜，要使財主們歡喜，你就得罪那些窮種……罵算得了什麼呀，損着什麼了媽的！」

大概是真害怕有一天會被剝成餃子餡的，那山羊忽然間東衝西撞的在門上了的屋子裏跑起來了，接着是什麼東西被弄翻了，孩子也哭起來了，女人尖了嗓子

叫着，男人咒罵着。像這樣的事，魏連德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

「當人家跟××入拚命的時候，你們還在後面啃老百姓的骨頭；啃老百姓的骨頭……」

魏連德在肚子裏咕嚕着，正要打進去，不料這時背後有人嘻嘻的笑道：

「他不知道的還多着哩！」

回頭一看，只見那在背後嘻嘻笑着的，正是一個又肥又大的傢伙，也剃着光光的臉，但並不紅，而是像水浸過的饅頭一樣的白。魏連德遺憾着的是他還沒有聽清以後還說了些什麼話，就有一隻狗拖住他的腿了；他睜開眼，原來是那專愛撒謊的伙伴正預備把他抬下火線。

他向那人瞅了一眼，斷斷續續的說：

「我的老婆……羊……」

他苦悶的喘着氣。

「你要寫家信嗎，夥計？」

那伙伴對着他的耳朵說，魏連德是不要寫家信的，他的老婆和小女都在家里等待着，他打勝了回去，至少是希望他能夠繼續活着，難道他還忍心向他們報告他的死嗎？然而這樣的話他沒有說出，他已經流出最後的眼淚來了。直到這裏我們才得到一點空隙，我們不妨說一說魏連德的樣子。魏連德正和中國的大多數的士兵一樣，是農民出身的。他有短短的腿，大的粗糙的手，圓圓的臉，黑的頭髮，濃濃的眉；他的嘴唇是厚了一些，並不怎樣美，或者說根本談不到美；他的聲音是暗的，像牛的一樣；他的肩部是寬大的，十分寬大的，他曾經出過比一個人應該出的多出十倍的力氣，他吃了比常人能夠吃的二十倍的苦，可是沒有誰注意過他，因為他是一個卑賤的農民。

第二天人家已經準備將他掩埋到地下了。飛機嗡嗡的在空中盤旋；機關鎗生氣的在遠處咯咯的笑着；礮彈嗚嗚的撕裂天空，翻起泥土。一個在前線上服務的童

子軍向魏連德致了敬禮。

「他已經光榮的死了，願他平安。」

「死的光榮……」

一個掩埋隊的人低聲應着，一面掘着泥土。

他們說的並不過分，爲了自由，爲了祖國，魏連德已經獻出他的生命；而在後方，他們卻還做着無恥的事。他露着牙，似乎還想爭辯，這樣的話在魏連德生前是不准說的，現在他雖然已經有講的資格，因爲他的死掉，但是他已經死掉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上海

無名氏

當這故事開始的時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在臨近郊野的空地上，門旁邊有一個柴垛的茅屋前面，一個穿了半舊的棉坎肩的老媽媽，懷了惴惴的心情，正望着遠處無人行走的大路。

這大路近日來原是走過無數的逃難者的；駕着大車，裝載着所能裝載的東西，一陣陣的去了，拋下他們揚起的塵土。因為有了這樣情形，一入夜，狗就不住的叫，震動着靜寂的，卻是瀰漫了細微的騷擾的空氣。有人在深夜里咳嗽着；從夢中醒來的孩子哭泣着；女人在喃喃的咒罵；還有人壓低了嗓子在呼喚。

也就是這樣的昨晚，在大路上則走着潰退下來的兵士。人自然是看不見的；只見見視盪着的燈籠，遠遠的聽見馬的嘶聲，鐵器相撞的鳴聲。睡在臨着郊野的小屋裏的媽媽卻全不知道，她一醒來，村莊上早已逃得空空的了。牛馬，雞狗，最重要的自然是人。他們留下畜牲的糞便和車的痕跡，留下沒有割去的棉花同豆，甚至忘記了在門上加鎖。

「喝！喝！」媽媽向了將要昇起的朝陽睡着吐沫。

雖然睡了吐沫，輕視的意思是絲毫都沒有的。爲什麼要輕視他們呢？據說被東洋人捉住，年青的男子就要殺掉，年青的女人和姑娘……那樣罪孽的事，即使是已活過半世紀的媽媽也不忍細想。至於財主們的性命，因爲有着豐富的家產，在他們自己看來自然就更加可貴。

然而媽媽自己是既沒有財產，也沒有青春，是窮苦的鄉嫗，所以並不存要逃的心。況且兒子既不在家，她怎麼能拋開她的小屋的呢？只是她的仍不棄於憐憫者，似

乎不在於東洋人要來，倒是那來了之後，她自己將被——確切的說，勿甯是他們將把她怎樣處置。

既有了以上的思想，要爲自己的煩擾開脫，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了。況且她已然是這樣想了。

「這裏既然沒有住兵，就是來，也不一定就會直然到這地方來。東洋兵難道不也都是媽媽養的嗎？」

媽媽轉過腳跟，已經預備照平日的樣去處理生計。恰恰就在這時，從屋後的水塘岸上，正走過一個人來，宛如是忽然從樹木之間生長出來一般。

「這能是誰呢？」

她凝着眼睛。只見穿了灰布短裝的那人，陽光照亮着的骯髒的臉上，蒼然生着短鬚，是約摸三十歲的男子。

這男子，究竟因爲苦痛呢還是怎樣，也還無從知道。總之是張着嘴，露出體體的

牙，業已困難的走上斜坡來了。

「問你好啦，大娘！」

他的聲音直是用粗石磨擦着皮革，嚙嚙的這樣在突出在陽光中的喉節里響。媽媽在先似乎有過萬一是兒子回來的希望，而這差錯所引起的是怎樣不祥的預感，從她驟然聚斂起來的神氣以及惶惑的目光，完全可以看出。

「是從哪里來的呀？」她問道。

「火線上。」

「你怎麼啦？」

「掛彩了。」

關於這人的來歷，從上面的談話已經可以明白。但要說出那情狀的不堪，卻是頗困難的。遍身都是泥濘的他，赤着腳，在相去媽媽四尺遠的前面，暫時間默然站着。從那襖黑色的眼里向外望着的，是一直釘在媽媽臉上，靜寂的，陰暗的，饑渴的火光。

媽媽一面望着正是這樣的眼睛，一面籌思着如何是好。但她想起的，卻是素來傳說化了的兵士的強橫；若是直然使之走開，可真想像不出將會怎樣。

媽媽細細的喘着氣，吞吞吐吐，終於這樣說。

「你要什麼呀，老總？莊里的人都逃空了……逃空了——我，一個孤零零的苦老婆子。」

兵士恰似看見了火光的夜行者，眼里立時耀出喜色。毫不躊躇的答道：

「有喝的水嗎？要是有的，自然更好。」

然則媽媽，雖是對於這樣尋常的請求，也面有憂色的爲難住了。這爲難乃是在先已經交代過的，媽媽一直困惑着的。東洋人將把她怎樣處置，到這時忽然有了着落，「要是看見留着他，也許要一併殺了的罷？」

媽媽的意思，那落了隊的兵士似乎也早有了數目。

「人都有遭難的時候，大娘，」他焦灼的望了四周，快快的咕嚕着說，「要是沒

有吃的，也就罷了。我討的不過是一碗水，連這也不容易，大家都在東的西的逃……到處總是一樣的善德，總還是善報。」

這時的媽媽的心理是很複雜的。她看了生了氣的兵士一眼，若說善有善報，有什麼落到她的小屋里呢？難道因為她的窮苦，她的兒子就應該去應兵役了嗎？但要拒絕一個過路客人，雖是在流離中乞食一飽，也像城里人或財主似的不肯方便，這種事心中總不免覺得可恥。況且逢着這樣離亂時候，若一旦毫無慈悲心的趕他走開，所能想到的大約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死於曠野，或者是最後不得不取的辦法。已經想到這裏的媽媽，先前要被連累的思想，自然是暫時置之腦後去了。

「到裏面來罷！」

這是在難堪的沈默之後迅速打着手勢。

開始的時候是說這矮屋的門旁有二垛柴；而那內部，則是薰黑了的土牆，安置着床和灶的兩丈見方的空間，空空的卻又逼窄的很。或者正因為這逼窄，在盪盪

似的考察了這小屋之後，兵士就泰然的在一隻放倒着的頑固的木凳上坐了下來，開始把泥污了的袴筒從腳脛向上捲着。

至於媽媽，也不知從何說起的慌亂，剛用籃子從柴垛上弄來枯枝和樹葉，又忘記了藏到哪裡去了的火種。那是正同她這樣年紀的許多鄉媼一樣，不停的搖搖擺擺的走着，嘆息着，啾啾的咕嚕不已。

「哪，哪，看我糊塗的呵！」

終於在灶里點上了火。

火是已然熊熊的燃起，彷彿和媽媽的內心有着密切關係似的，一燃着，就覺得輕快多了。了當的說，媽媽已經有了打發走客人的希望。大約也就是這緣故了，媽媽坐在灶下，一面暗自得意，一面不住的偷偷觀察兵士。

這映入媽媽眼里的捲起了袴筒的是右邊的腿，毛毯毯的，上面胡亂綑着布條，斑斑凝固着血跡。那麼他的傷口還沒有經過醫生施用手術，只是自己倉促中從死

人身上撕下布來草草裹起，當是可以想得的了。所以動手解着綳帶的他，是正被不想看而又非看不可的奇異的慾望支配着，絲毫都不注意到媽媽這面。

一直只在偷偷觀察着的媽媽，到這時是再也忍耐不住。

「你的傷不礙事嗎？」

「不礙，大娘。不過是擦傷。只是很癢哩。」

兵士繃了眉，毫不在意的回答。還沒有鬆開過的媽媽的嘴角上，正有彈抖着的絲樣的東西現出，是掙扎着的笑容。媽媽是已經放了心了。媽媽放了心以後要講的話，像夏天的雲，不住的向上湧起。

「唉，你認識他嗎？老總？」

問題是離奇的。在完全沒有預期，又爲傷口的癢煩惱着的兵士，自然不瞭解媽媽是已經覺得「釋然」了。他的臉上，現出的真說不出是怎樣驚愕。

媽媽和那人之間，彼此默默的望了一些時。

「我的兒子，」她終於詭秘的笑着說，「也是當兵的。跟你一樣當兵的。可不是嗎，人家說，你是窮人，窮人就應該當兵。他的奶名叫做八斗。」

聽得原來如此，那人便自願去裹自己受傷的腿，一面慢吞吞的這樣回答。

「不，不認識。」

「那麼你的家一定很遠吧？」

「是很遠。」

「這路上的人——誰不怕呢，——遠的近的都逃走了。」

「大娘也應該逃的呀。」

媽媽從息滅了火的灶下站起來，又忙着去找碗勺。

「我呀，我不逃。」她醒了一把鼻涕。「我這樣大的年紀……打仗也見過，災荒也見過……那年出蛟，莊稼都淹死完，——唉，是怎樣的日子呵，大家刨草根吃……飛機都見過，要死也應該了。」

媽媽的想法——恰當些說，倒是策略罷——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一看見兵士終於抹了嘴巴，媽媽收了碗筷，先前的要被連累的惶恐，不覺間從新又在心里逐漸滋長起來，比先前更加急迫。現在既然吃了飯，而且一吃了飯，也就自以為盡了義務明白的說，媽媽覺得兵士應該走了。同時一看見那人吃飽後的景象，要說出自己的意思，卻又有幾分吃力。

這樣不說話了大約有一分鐘，媽媽努力做出笑容的嘴唇，終於弦似的彈動着了。

「現在你要往哪里去呢？」

正在半開了眼睛，無目的的望了門外，被一陣說不出的惘倦沈醉了的兵士，顯然並不會想到動身。

「到哪里嗎？——」

他回過頭來，驚訝的打量着媽媽。這映入他眼里的，正是暗中謀算着人時的那

種醜臉。

媽媽在棉坎肩的下襟上揩着手，嘴又拘攣的動起來了。

「要說麼，現在就讓你走路——可不是，自然是不應該的，路上既然不好走，又沒有人送你——」

兵士雖是一半還在驚異，似乎馬上也就把媽媽的意思弄明白了。他站了起來，冷冷的向媽媽說：

「不必費心罷，老太太，我自己也還會走。」

「要是能這樣可更好了，老總。我怕的是東洋兵要來；要是來呀，我一個苦老婆子，今天活着，還不知道明天活不活着的；只是你，是他們的敵人……」

媽媽在窘迫中，終於這樣說。

而原只是想權且歇一歇脚的兵士，假使不加以驅逐，大概是自己終於也會走掉。現在一聽見拿東洋人來恫嚇，便深深的觸犯了爲人的自尊心，同時還挾着不知

對誰的憤恨，憎惡之情就不可遏止的逐漸增高起來了。

「真的嗎？」他輕蔑的望着媽媽。

並且這望着的時候，連先前曾經怎樣乞求同不爽快的事也都記起。「這樣的人，即使別人爲了國家戰死，也不會憐恤。」這麼像是結論的一想，就決心賴下去了。實在說倒只是想嚇一嚇他。

「既然這人要來，倒偏不走了。我就先睡一覺，死也死個痛快！」

這人用腳跟踢開了木凳，已經熊似的跳上床去。

對於本以爲應該感恩的人居然賴住，媽媽的驚愕，是當然的；而媽媽的不平，恰如母雞的被霸佔去了窠巢，洶湧的已經到了這等地步：假使東洋人來時，那便漢然照實供出。

可是並不發作，大概是一發作，所佔着的地位即立見分曉了，所以雖是向那人看，一眼也竟覺得刺着眼睛樣的，時時都會暴怒起來，那所有的辦法，卻是只有拽

上門，自行走出小屋。

媽媽站在小屋前面望着，一面自然是竭力忍住憤慨。這次望着的，或者是希望還有人在這大難將臨的地帶行走，但也許只是要看看有沒有變動。

太陽已經高高昇到路旁在落着葉的柳樹梢上，靜寂的照着村舍、大道、田野、樹林。一隻畫眉啾啾的在水塘邊的樹上叫着……

此外是一點也不覺得有使人不安的景象，只聽見那人從屋里發出的歌聲。

日落西山火樣紅。

小哥哥從軍去遠征。

人人都說當兵好，

誰知當兵子孫窮！

這囉囉的歌聲送到媽媽耳里，恰是蜂蠟螫着似的，立時挑起了憤怒。

「人家不知道是怎樣過着日子的，他還唱哩！」

媽媽恨恨的罵着的時候，在樹隙中，遠處村莊的上空正衝出濃烟，蓬蓬勃勃的燒着，東洋人已在向這裡進軍了。然而她全不會留意。誰知道他們要到哪里去呢，那些東洋人，他們踏毀了田地，姦淫了婦女，火焚了村鎮，屠戮了城市，比蒙古人更殘酷的蹂躪着所過的地方。

正當媽媽望着的這時，從靜寂的街上，傳來一陣急驟的蹄聲，塵土滾滾，村莊里已經衝出兩匹馬來。騎在馬上，那穿着黃色軍服，頭不住的在空中顫動着的，正是她想像中的「也是媽媽養的」東洋人。

正是這只有踢踢的蹄聲的一轉眼間。木鷄樣詫愕着的她，腦子里似乎會這樣想：是躲起來不讓他們看見呢，或者是裝做看不見他們？只是當她還沒有時間決定之前，確當的說，是只在她想着的當兒，那騎兵循了水塘，已經衝過她的小屋，而其中

的一個且已驚駭的發出呼喊，另一個也跟着滾，鞍橋。

這全部動作都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完成了。但使媽媽感到失望的，是他們——「也是媽媽養的」東洋人——弓了身，準備着襲擊似的直向她奔了上來；那最初發出喊聲的，還在三四尺遠近的前面瞄準了她的胸膛。這樣一步步的迫近，逃自然是不行的，惟一的路是只有向後退走。

逼上來的是眼里充着血的傢伙，在這退着的時候她已經看出；跟在後面的卻是大嘴的矮子，緊緊束着皮帶的可笑模樣，恰像一束立在田里的乾草。

「佐藤！打一個靶吧，佐藤！」

他慫恿的喊。佐藤大概就是逼着媽媽的人了。不曉得怎的，有點不大高興：

「打靶的事已經厭了，幸豬子似的……」

他們的話，媽媽自然是聽不懂。當伊伊呀呀的講着時，她已經退到小屋門前。當初會恨恨的想着要向東洋人照實供出那傷兵的念頭，不消說是早已忘得連踪影

都沒有了。

——「藏起來，快快藏起來呵！」

爲了使他們不致疑心，已經覺得無可再退的媽媽，便背了門向曠野呼喊。和這同時，那「也是媽媽養的」東洋人的鎗口正正抵住那穿着棉坎肩的肚子上，用力的只一推。

現在看來，命運似乎是已經定了。因此要調轉頭去看看前面說過的兵士，大概是早已在意料之中，成了不可缺少的一段「插筆」。在先是說他惡意的唱着歌的。這以後，正像窮途潦倒的人一樣，是惆悵的望着屋頂，那懷想的線，很自然的在他與他的故里之間聯絡起來。籬落，村路，耕牛，遠山，農夫，鄉女，一一都平靜的在幻象中出現。適當他爲家鄉的遙遠所苦這當兒，也就是東洋人發出喊聲的霎時間，那憂愁的線卻忽然斷了，隨之而來的最直接的觀念則是殺。

現在且說他跳下床去，（從窗洞中）看見兩個東洋人正趨向媽媽。

趨向媽媽，不過一個兵之所以能成爲兵，是必須有武器的。現在怎麼辦呢？兵士的眼睛是很快的就搜尋了小屋各處：窗下的木桶；牆角的藤繩；地上的碎布。只是能作爲武器的，是一樣也沒有看見。不，在這搜尋當中，他還發見灶台上放着一把菜刀；而這菜刀，用彈抖着的拇指一試刀口，卻恰恰是連雞也宰不死的傢伙。這時的兵士的失望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這只消看他戀戀的反復看着菜刀，終於又不得不廢然拋開，就可以知道。

現在似乎連兵士自己也覺得是在等着死了。東洋人已迫近門外，他們正伊呀伊呀的講着什麼。那麼只消一推門，什麼這便都完了。

然則正當這「完了」的時候，彷彿當真被某種主宰捉弄着一般，新的希望又馬上鉤起來了，同時兵士的眼里也灼灼的亮起來了。

「呵，那木凳！」

這樣想着，他已經很快的將先前坐過的木凳捉到手里，得意的握住凳腿，如同

握着斧頭似的，不住的試擲着重量。

噫！這木凳，這木凳！

在擲着重量以前，自然是完全照着莊稼人的辦法，悄悄的躲到門後，脊背貼了牆壁，靜候着敵人進來了。

且說那里洋人用力一推，應着媽媽要跌倒似的踉蹌，那被脊背撞擊着的門卽豁的閃開，同時也恰像一面鳥翼，大聲的抖動着，遮蔽住了準備暗襲的兵士。

「你們是幹什麼呀，畜牲！」

他憤怒的在心里罵。媽媽被迫着繼續向鍋灶所在的牆角退去，一面驚慌的窺察着四周，因為隔了那所謂「也是媽媽養的」的肩胸，所以並不曾看見兵士。埋伏着的他，於是緊握了握手中提着的傢伙；若使這樣一下，那性命便會毫無反抗的完結了吧？不過他先時的所以選取這木凳，這既不能抵抗又不便躲避射擊的木凳，雖在窘迫之際，蓋亦無異的是決心以生命作最後一着了。也就是說，在一霎時之間他

似乎還這樣想：假如這樣一下，那個依然留在外面的，就有了從容的時間向自己射擊。當兵士正想而猶未想完之際，那穿了黃色軍服的脊背已經在四五步光景的前面現出來了，一面頓着腳，在伊伊呀呀威嚇着退到絕境的，啞子般的媽媽。假使那腦袋里不是裝滿了「皇軍」的驕傲，只稍稍一回頭，所謂想着者，大概是要隨着射擊的火光，燭似的消滅了。

然而人的大膽往往是沒法解說的。幾乎和這想着同時，薄弱的青灰色光影，在風裂了的門的縫隙中，在坎坷的門內的地面上，在他的精神凝聚着的眼里，移動着了。忽然間，宛如銅鏡中發出的反光，已經燦然照着，因了激動而在暗中抽搐着的，短髯青青的下頰。

「先宰你！」

正好是沈重的一擊。

迎着這一擊的那剛剛露出來的頭，恰像被鎚下去的釘子樣的，在鋼帽下面，則

發出木料折斷時的響聲。應着這槌擊的矮子，那大嘴的臉上，大概是還帶着要看看佐藤究竟玩什麼把戲的好奇表情，已經沈沈的倒下去了。

這時是很應得上舊說部中「說時遲，那時快」這筆法的。當叫做佐藤的驚訝着剛剛回過頭來，在一聲之後即隨手拋開木凳的他，已經狼似的竄了上去，恰恰撮住了那露出的咽喉。

說來也許會以為奇怪。就在一回頭的那一瞬間，確當的說，借着一回頭時這用着力的機會，兵士毫不費力，便將驚訝着的東洋人摔到地上，騎坐在朝上臥着的肚子上面，一面用手緊緊的扼了羊樣的軟軟的頸項。「也是媽媽養的」東文人既被壓在下面，喉嚨里也不知嚥些什麼的不住的發出聲響，自然是毫無辦法的不平着，蹴踢着，拼命想從胯下掙脫出來，一面卻又一息都不肯放鬆。這大約是也終於覺得的確迫近了危局，忽然記起最後一着，所以在絕望中尚且胡亂抓撥着的手，如有所悟的已經很快的沿了髀部搜尋下去。

至於這搜尋着以及搜尋着以後怎樣，一直在牆角里索索抖着的媽媽全不知道。她睜大了眼睛，連氣都不出的望着坐在上面的男子。其實倒是望着鷹似的靜靜守望着自己的捕獲物的他，緊緊的將那咽喉握着。說不清是幾時以後了，媽媽偶然間注意到那東洋人早已平靜下來，手臂也軟軟的落到地上去了。在跟着而來的一瞬之下，她的眼睛，恰恰碰見了那赫然突出了眼珠的猶惡的臉部。因此連自己也不知所以的叫了。

「你殺了人呀，老總！」

聽見叫聲的兵士，從長久的沉默中轉過頭來。

「拿繩來，打一個活套。」

這命令着的與其是這聲音，在媽媽覺得，倒不如說是那殘餘的，冷然在兵士眼里閃着的火光。她遠遠的繞了過去，從對面牆角里找出繩索，像是編織着不可解的謎樣終於打成了結，幫着兵士套到已經氣絕了的東洋人的頸項上。

套到頸項上，原是兵士的那人，就全想不到什麼生命的勒着，用手拉緊了繩子，慢慢的打了死結。而一看見是那樣用做細工的手法勒着，媽媽就覺得勒着的是自己的頸項似的溜出去了。在她的一生中，要活活將人扼死的確還是第一次看見。但那是什麼呢？在村莊那面的大路上，遠遠的蕩起着塵土的？

「哦——又是他們！他們——正朝這里來啊，那些東洋人！」

媽媽驚恐的回過頭來，她碰見的恰恰是兵士坐在地上，一手支了地面，一手正要拔去一件東西——一柄深深刺進脇下的短刀時的姿勢。

人的忍耐力，有時真難以說明是怎樣的。譬如當那東洋人在絕望中刺來的這短刀，他的目的，自然是爲了從危境中脫出；然而卻一直插在那里，始終連叫喊都不會聽見。

媽媽啞然望了有一些時候。緊咬了牙關的兵士，一面自然還毫不放鬆的拉着刀柄；但是望着望着，那被血染污了的手震動起來，他的曾經努盡平生之力的臉上，

同時汗珠就豆樣的滾下來了，接着也就崩然倒下去了。

「逃走，逃走，把屋子燒了，老太太！」

他的頭枕住東洋人的胸膛，斷續的喃喃着說。

「你怎麼辦呢？」

「我——完了，只要不落到他們手里……」

媽媽猶豫了片刻。

當這沈默中間，媽媽思索着什麼的樣子無意間向下面望着。那最初被木凳悶過去了的矮子的腿和肩臂，正閃動着蘇醒來時的微慄。

「他還活着啊，他！」

雖然是用了這樣大聲，此外的聲息卻是再也聽不出一絲。媽媽仔細一看，原來剛才還在講話的兵士，早已酣睡似的沈沈的了，同時媽媽感到自己真的是孤獨了。一面看了橫陳着的三條男屍，而其中的一個猶在股彈，這恐怖是不用說的。

媽媽一想起只有自己活着，拔起腳來就預備跑。恰在這時，正在向村莊進發的××人，那在路上臨風招展的旗影已經能夠清楚看見。媽媽驚駭的不動了一刻，同時她的將放而猶未放出去的腿，如同遭了當頭一擊，陡然改變了方向，箭似的直向柴垛撲過去了。她知道自己是什麼事嗎？她曾經想過嗎？僅僅半小時之前還生怕被連累，還以為是自己的窠巢的那小屋，現在卻要親手放火燒掉，這心理好像成了一個啞謎。但像已經揣測到的，是企圖滅跡，或者不給敵人以救援的機會，或者類似的這樣明確的思想，卻完全沒有。媽媽的所以要這樣辦，僅僅是受了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的某種力量的逼迫，抱了樹葉和枯枝，燒灶似的一抱一抱直朝屋裏丟去罷了。

卻說數分鐘後，媽媽橫過田野，忽然力竭的倒下去了。這倒下去的地方是種着棉花，人們還沒有收割。媽媽伸了頭，青蛙似的張望着她的小屋。

小屋的檐下，正衝出濃烟。並沒有拴上的兩個××人的馬，也正霍霍的嘯着，繞

着起火了的小屋奔跑。

「那些東洋人那些×人！」

是的，那些東洋人，他們來做什麼呢？他們殺了人，然後又被別人殺死？

媽媽喃喃的說着，一股熱熱的東西正從心底湧上來了，她的彈動着的頭無力的落了下去，臉緊緊的貼了地面，開始傷心的哭起來了。她也許是痛惜她的小屋了？
雖然而實在的情形又恰恰並不，她甚至連那大隊東洋人已經開進村莊的事都不關心。

在她的微覺歉然的心里，這時所想見的，只是那最後一瞥所看見的兵士，也許應該說是他的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平靜模樣。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月

春之歌

在連綿不絕的羣山下面，忽然出現的那男子，爲了破除岑寂，是一面哼哼的低聲唱着，健步的走下小山來了。

這恰恰是深秋的傍晚。那男子則是青年的農民，哼着這樣的歌。

在山與河間，有土地無際，

看那樹木、家屋、禾黍……

但是秋天，羊在嶺東，牛在河西。

誰家的笛聲鳴鳴，吹着遠去。

遠去，遠去，大地真是肥沃。

你什麼都會生長，只要下種……

休息呵，在秋空下，在風雪下面，

春天它等着你醒來的呵欠。

要問那歲月，是正當主力軍退却之後，東洋人雖是一路上燒殺擄掠，但在這偏僻地方，戰爭的徵象從表面上還不能瞭然看出。

這所要說的是那農民。

而在脚下，懶洋洋在溫暖的陽光下躺着的，寂然展開着的，正是收割過的田野。循着帶樣蜿蜒的路，則可以望見遠遠的村莊。秋空是翠藍的，玻璃的一般。羣羊在赤

裸着的赭色的土地之上，在浮動着的大氣中間，安靜的吃着草。仰臥在旁邊的牧人，想是用帽子遮住臉昏昏的睡過去了。永遠孤寂的立在曠野上，只傾聽着風聲和虫鳥的鳴聲的落着葉的樹木，恰是所謂霜林如染，灼灼的現於眼底。越過丘阜，越過與天陲相接的平原，那接着的當是城市和鐵路了罷。

這人一路上唱着歌，促織從田地裏「朱兒朱兒」的發出鳴聲。偶爾竄過蜥蜴或蛙的靜寂的大道上，那景象潦落的很。

虫兒叫着。

「唧，唧！」

這人應着。

「唧，唧！」

直到走近村莊，他方才遇着一個鄉人。那人獨自坐在路旁，守着在吃草的牛，是病着樣的中年男子。

「這裏有游擊隊嗎，大哥？」

他這樣招呼了。那鄉人從地上站起來。這站起來之前，自然是早就驚訝的打量着他了。

「沒有，」停了一下，那人猜疑的望着他說。「你是從哪裏來的？」

「從山裏，」他向剛才來的地方做着手勢。「我要找司令部，要打仗。」

那人又向他瞟了一眼，害羞似的囁嚅着說：

「怎麼想起那事呢，看你這樣年輕！」

「沒有事做，一直閒着是活不下去的啊……」

這說着的他，一看見那軟弱的人的像是在可憐自己，幾乎可以說是哀愁的眼光，心裏就忍不住油然而生起氣來了。在莊稼人的他的簡單的靈魂裏，這樣的問題，的確覺得麻煩的很。難道要打仗還不就是要打仗嗎？況且那人的態度，彷彿是輕視着他的態度，已經挑起了他的惱怒。還有要說出自己的意思，那不能自由驅使的嘴，也

使他更加憤激。

「爲什麼要作『那事』」他打量了四周，好像是尋覓武器，憤怒的說。「那是什麼不作『那事』那些青洋貨，他們不好好的在自己家裏，倒來佔我們的土地，既然佔了我們的土地，那就得把他們趕走。不是應該趕走嗎？譬如有一條狗闖進你的廚房……」

那人似乎不曾聽進他的議論，只淡淡的，仍舊是悽然的笑着問：

「那麼，你是做什麼的呢？」

「做什麼的，」他將手一揮道，「種莊稼的。種莊稼的不行嗎？」

那在無望的農民的生活，在單調的鄉村中陶養出來，有着悽然的神情的看牛的鄉人，就指示給他到司令部去的道路。這以下的事，似乎我們已經猜得。數日之後，他從敵人的手裏奪來一杆真正法西斯德國造的步鎗。

這藍蔚蔚的發着光的，是怎樣一杆可愛的鎗啊！

遠去，遠去，大地真是肥沃。

你什麼不會生長，只要下種……

休息呵，在秋空下，在風雪下面，

春天它等着你醒來的呵欠。

在溫暖的照着臉的陽光下，一條黃土垣牆下面，他用迅速的手法擦着鎗，一面低低的唱着歌。而那簡單的農民的心裏，想着的則是將那到處放火的東洋人趕走，明年春天，他回到家裏耕種着時的景象。而且成羣的烏鴉，已經落到他幻想中剛剛犁起的潮濕的土地上了。

他睡着吐沫，深深的喘了一口氣，獨自咕嚕着道：

「問爲什麼，打東洋人還要問爲什麼！」

這就試着把已經擦得閃閃發光的鎗托平，鄭重的側倒了頭，將睜着的右眼躲到後面瞄着，向了沸騰似的蒸發着的廣原。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四日

夜 哨

雪包圍着小屋，沙沙的下得正緊。往外一望，天地間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近處的樹木，看去像銀彫似的顯出朦朧的影子。在屋里——圍着熊熊燒着的火堆的，一共是五個人，但除了沙沙的雪聲和噼拍的木柴的爆聲，卻再也聽不出聲息。

要說這五個人不同的地方，從那衣著驟然間是看不出的。第一個是用肘支住膝蓋，懷里抱了步鎗，發愁似的捧着頭，僅能看見被火光照耀得通紅的鼻子。第二個有着尖削露骨的臉，是憔悴的帶着病容的漢子，怕嚇着誰似的在慢慢的用樹枝撥火。在他的背後，第三個人躺在乾草上面，喉嚨里不住的咕嚕着，一面是嘩嘩的上上

下下的抓搔。若說出這抓搔的原因，敬愛的，但是講衛生的諸君，定然會大大的覺得不舒服的。

第四個血色很好，則是生氣勃勃的精壯小子。赤着寬闊的有彈性的肩背，翻開一件舊襖，正在就了火光捉虱。

「喂喂，望都的老叔，」一直埋着頭的他，並不看誰的招呼着。「你是怎樣的呢，那也讓聽聽罷。」

這叫作「望都的老叔」的是五十多歲的人，吸着旱煙，靜靜的望着閃閃的火苗的那神情，如同是晚飯之後，坐在自己家里的牛槽下面。

「你爲什麼喜歡這些？」他慢慢的，卻是生氣的說。「那些沒有天良的事，想想不也就夠了嗎？還要講！」

他翻起眼向牆上瞟了一下。

這一瞟所看見的，是那掛在裂了縫隙的牆上，幾乎是一色蒙古式的四領羊皮

褐。皮褐下面，羅列着山西造以及日本造的長鎗。牆腳下的地上，則瓶似的擺着手榴彈。

「都是你們惹來的禍！」

一瞥之後，老人憤忿的說。那捉風的小子抬起頭來，驚訝的望着他道：

「都是我們？」

「可不是你們嗎？我還認識你，小湖北！你把一面東洋旗挑到鎗刺上，在空中搖着；小傢伙們圍住你。你還教他們唱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在村莊里，瘋子樣跑來跑去的直不是你嗎？」

「以你說，我們連東洋都不准打？」

「怎不准？自然准的！」

「那怎樣哩？」

「就是這樣……」

老叔眨着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煙。

「你們走了以後，」他說，「大約有兩天光景，東洋人可就開上來了，有五六百。帶着大礮，機關鎗，將村莊圍起來，連一個孩娃都不准逃走。那些鼠子養的，那時候可真勇猛的很，媽的，看起來就像是向整整的一萬人進攻。」

「鎗刺閃閃發光。」

「因為不准逃，人們也就愈加惶恐。自然啦，咚的這就是一礮！況且這一圍住，一隊東洋兵已經向村莊里開過來了。」

「情形是很糟的。」

「你知道，除了保長的兩杆鎗，村莊上並沒有傢伙，而且是早就埋起來了，那雜種！我們祖宗不是自古就說過：即便是怎樣喝血的東西，即便是怎樣的好漢，不是也不應該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嗎？大家也就這樣相信。然而東洋貨，居然會放大礮。不是可以拿到手里耍的玩藝，是真正殺人的傢伙呀，誰也沒有想到。」

「話可就要說回去了。原來正是秋後，大家都在場上，男的，女的，小孩，有的打玉米，有的晒棉花，有的有在拾糠，吵吵嚷嚷，熱鬧的很。你且聽啊！其初還看着看着，這一礮，可就大亂起來。孩子們自然是哭起來了。女人罵着他們，被戳去了窠的蜂似的，發出尖利的叫聲，一齊往家里跑。」

「至於男子們，既然出了事情，首先自然是找保長。他應該出去交涉；要不，他『保』的什麼呢？」

「這可真不容易。」

「那當然，打開他所有的房子，一重一重的門。磨房，倉房，柴梁，豬象，馬槽下面，都搜遍了。最後這才算找着了。他。喝！他躲在床底下，弄的全身上下都是泥，自己索索的在那里發抖。」

「大家把他拖出來。」

「——你們要殺我呀，好鄰居……我求求你們……難道我們不是鄰居嗎？」

「這樣說着，牙關直打得咯咯的響，面無人色的不住打躬作揖。你看，現在要講交臂了，這混蛋在平時，他是會說我把你們送到衙門里去的！」

「好罷。有的說：

「——我們也不殺你。只是你得替某人安置一個地方，不讓他們到家里來。

「有的就恨恨的搖着拳頭道：

「——要不，這就殺！」

「他的女人，看見大家拖住他，母雞樣的哇啦哇啦的罵着，一面遮護住他，向人亂打。人到危急的時候，是什麼都不講的，這就揪住頭髮把她打倒地上。

「於是派了兩個人，跟着保長，去見某官。所以要派人，原來是這樣，誰知道他去了會說些什麼話呢，大家不放心。在平常時候，保長神氣的自然是了不得，有錢，有地，而且是官。一見了某人，可就像把腳裏尖了樣的，連站也站不穩，跪下去只是磕頭。那些矮貨，阿里伊呀的做着手勢，要放火，說是村莊上隱藏的有游擊隊。

「——亡國奴！亡國狗！」

「好像是因爲說不出中國話在那里發怒，就這樣用腳踢着保長。踢保長，自然並不冤枉，不該的只因爲是外國人罷了。不過你看了那些矮貨的恨恨的模樣，真想抓過來，不分頭的臉的給他一頓好揍。」

「那個傳話的，——唉，現在是叫做翻譯，是漢奸。他搖着指頭說：

「——皇軍是來救你們的，不傷害好人。你們村莊上有土匪，要自己把房子燒了，表白一下……」

「他可一點都不害羞！」

講到這里，老叔的手指彈動着，咯咯的在地上磕着煙袋。燒乏了的火堆忽然塌下去了。那滿面病容的漢子從旁邊拿了劈柴，從新架上，伏倒下去，鼓着腮吹旺了火，便很兇的咳嗽起來。

「是穿皮鞋的嗎？」他揉着眼睛問道。

「是穿皮鞋。」

老叔應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繼續往下講道：

「保長回到家里，大家都在上房門前的槐樹下等着。派去的兩個人卻被扣住了。他完全嚇昏了的胡亂喊道：

「——燒了啊，燒了啊，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把房子燒了就沒有事。」

「——說什麼屁話呀？先燒你自己的！」

「這樣吵着，很明白的，東洋人怕中埋伏，先讓你自己燒光。其實即使燒光，也還是要把人口殺絕。用心的惡毒，是沒有法說的。而人的憤怒，自然更沒有法說得好。把房子燒了就沒有事！要你把自已的肉割下來，自己烤着吃，那也幹嗎？這就打那保長。」

「——那是東洋人教燒的啊，又不是我！」

「他躺到地上，女人樣的哭起來了。」

「東洋人是圍着村莊，不住的吶喊，嗽——嗽——不住的放鎗，聽起來是更加」

逼近來了。全村莊都充滿了嘈囂的吵嚷同孩子的號哭。大家啞然的互相望着。忽然有了警悟似的，——既然他們要毀了我們的家，我們的祖宗就在這里住着的家；既然他們不讓我們活在地面上，那就拚——就爭着去找傢伙：長槍，鋤頭，斧子，菜刀；可是一回頭，那保長早不見了。原來他是躲起來，或者去投降東洋人去了。唉，這時候……沒有訓練，沒有組織，又沒有傢伙，總歸不行的……人們霎時間就亂了起來，野馬樣的往牆外跳，希望能搶得一條活路。

「這許多人的名字我想都可以不說。善良的人！他們的屍首早已爛掉，他們的骸骨還曝露在天空下面，還有我們被殺死的數目，不是要算也算不清了嗎？」

「離保長家不遠的人家的牆上，正有一個年青女人要跳出來，攜着包袱，走娘家似的。她的男人在外面接住她。」

「不幸的是他們恰恰落到東洋人的手里。」

「——dokoei」

「現在我還記得是這樣大聲罵着，是罵着吧？一個矮貨已經衝上前去。這接了是互相望着。是無聲的吸呼間以後了。向着青年男人的肚子，那東洋人只把鎗刺往前一步。」

「卡叉！」

「一轉眼間，完全沒有防備的我那青年隣居，恰是臨了空的，也許還要絕望的爲了自己的生命發出呼聲，卻是一絲聲息也沒有。看了這情形的他的女人，就拋了包袱，狼樣的撲上去了，是想撮住那兇手的額項。」

結果當然是可以想得出的；那些東洋人圍住她，用鎗腳打她的肚子。

「——我的天爺，我的天爺，你們作的是什麼事啊？我想。」

「然而你且看哪。村莊里到處都在起火。青灰色的煙在空中搖擺着，正一縷一

● 這意思據說是「哪里走。」

樓的上昇。人們是像被煙薰出洞來的草狐，從燒了的家里跑出來，慌亂的尋覓着躲藏的地方，無聲無息的奔過荒地，逃往曠野。東洋人在後面追着他們；等到趕得近時，知道逃不脫，有的就老老實實站住。這對着閃閃的刺刀，失了知覺般的啞着的不動，看起來不是很奇怪嗎？

「只是更使人奇怪的，還是人心的醜殘。」

「那些矮貨，媽的，好像是在打狼，並不爽爽快快的殺掉，卻頓着腳，揮着手，讓他們從新逃命，遠遠的這才開鎗射擊。」

「現在你再看哪！在林子里，早晨我還在那里掃樹葉的林子里，那些鼠子養的正在練習打靶。他們把啼哭着的小孩吊到樹枝上，射擊那繩子。其初還看見搖擺着，搖擺着，跟着鎗聲，便布袋樣洗洗的落到地上。他們自己倒快活的邪許着，發出哄笑。」

「唉，這裏我還忘了一件……不過爲什麼要講這些呢，你不是覺得像一場惡夢，沒有人想信的嗎？……那些豬跳出欄象，驃馬，牛，羊，扯斷了韁繩，忽然攪成一團，

忽然又四散奔蹶，圍繞着村莊，不住的叫着，逃避着東洋人的追捕。最後連牠們也都逐漸在刺刀和鎗彈下面倒下去了。

「他們打了一個怎樣大的勝仗啊！」

「現在什麼都完了。天已經晚了。東洋人整起隊伍，早已回到城里。村莊上是靜寂的。星斗照常的眨着眼。我仍舊躺着，望着橫七豎八的屍體，的確的，連動一動手指的意思都沒有。現在他們是真的從地面上把我們趕開了。沒有人呼救，也沒有嘆息，只看見一片火光，火焰一伸一伸的舐着漆黑的天空。

「——人爲什麼要積壓這樣多的冤仇的呢？——那時我想——這樣多……僅僅以前積下來的，駝到肩上難道還不夠重嗎？」

老叔說到這里就停了下來。那善良的總褶的臉上，彷彿已經被這血腥嗆得醉醺醺的。發着愁似的漢子打了一個呵欠，問道：

「那時候你在哪里？」

「在小樹蓬里。」

他站起來，一面朝了放着傢伙的地方走，慢吞吞的低聲回答着，他的聲音是啞的。所有的眼睛都驚訝的望着他沈靜的穿上皮襪，束緊腰帶，戴上帽子，揹起步鎗，他一件一件將自己打扮起來。這武裝了的他，外貌是倔強的，幾乎可以說是有點好笑。

「現在你怎麼啦？」

那已經睡在乾草上的人露出圓圓的有幾分忤相的臉目送着他。老人默默的拉開門，在外面應道：

「不怎麼。要去放槍了。」

火焰閃了一閃，仍復歸於平穩。大家張大了眼，連氣都不出的，只聽見他的漸去漸遠踏着雪的沙沙的步聲。

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

鬍子

左翼尖兵正在前進，幾乎是打了照面的，忽然同敵人遭遇了。所以現在當我們看着的時候，在山坡上的一塊大石後面，在毫無遮攔的下着的雨腳下，正有一個戴了破草帽的人，不動聲色的躺着。這人是穿着軍服，上衣同一件青布褂子，因為完全被打濕了的緣故，那一半匍匐在石上，落湯雞似的伸了頭朝着山下所取的姿勢，恰似一匹極大的蜥蜴，在他的面前，是準備射擊的挺着步鎗。

「馬慶龍，你看見嗎？」

在咯咯的響着，彷彿也因為連綿不斷的陰雨顯得特別沈悶了的機關鎗聲中，

這竭力壓低了的聲音是從汨去約摸十步光景的小樹蓬中發出。

這時候所要看的自然是越過叢生着小樹和扁柏的山坡，那坐落在山下的村莊，也就是機關鎗聲發出的地方了。雨是連喘氣這樣工夫都不給的敲打着石頭，冷的一直往臉上迸來，觸着視線的可見冒着雨煙的屋背以及雨中田野和樹木的新綠。

像馬慶龍這樣的人，要怎樣欣賞風景的意思不消說是沒有的，即使先前的喊聲似乎也不會聽得確鑿。他抹去了臉上的水珠，一面帶着遲疑的神氣慢慢回過頭來了。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看出，這叫做馬慶龍的人，那突露着冷酷和果決的青銅色的臉上，原來是有着一雙劍眉以及灼灼發光的眼的，而最後完成了這傳奇風的緘默的畫像者，則是一部墨染樣的美髯。「一個美髯公枯守着山坡，」如此講來，倒似乎真有點不平常了。但雖是這樣的人物，卻是像剛剛從陰溝里逃出來的老鼠，是翹了頭，毫無辦法的一任急雨敲打。

這情形看起來又有幾分滑稽。

馬慶龍自己這面，其初彷彿倒還不覺得怎樣，這時一看見那索索的雨絲，激怒就油然而從胸中昇起來了。了當的說，被雨所苦的馬慶龍，看看沒有動靜，預備仍舊埋下頭去。那左邊的小樹蓬迎着他，將轉猶未轉開的視線，恰巧也索的搖動了一下，接着從下面露出一個圓圓的年青人的臉來。是即使在這樣難堪的景況中，也還表示着滿足的，溫然笑着的農民式的臉。

那人的眼，一閃一閃的在雨中發光，說着的大概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怎樣啊，喂，馬鬍子！」

「不怎樣。」

也許正因為含着某種意義的「鬍子」這緣故了，馬慶龍和那人之間，在索索的雨，彼此不快的守着沈默。

「我覺得在下雨。」

馬慶龍終於又冷冷的加了一句。他所瞅着的那人，是用肘節支住地面，一面側了頭，靜聽着什麼的，望着正在眼底一彈一彈抖着的亦旋，就憤忿的寫了。

「娘的，這些矮貨……你聽這鎗聲……」

大雨仍舊不停的下着，打着脊了股了都清楚看見的衣袴，布布的響。這是只要一看那幾乎壓着山頂的烏雲，便知其說鎗聲逼人，倒是雨的更加來得真切。說起雨傘，他們原是每人一把的帶着的，只爲先前覓取掩蔽，惶惶中也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這在雨中守着的尖兵，正如前面所說一般，蜥蜴似的無言的對着。那人大約也感到了事情的不妙，罵着的時候，他的原是注視着那在雨腳下彈動着的亦旋花的眼睛，終於抬起來了。

「唉，我是說我們不是好走了嗎？鬍子老哥？」

他一面揩擦臉上的水漬，一面無可如何的做出笑容，以他的意思，既然發見了敵蹤，尖兵的職責到這裏是業已完了。

說來也許會奇怪的，這馬慶龍原是縱橫山林的土匪。當爲祖國的生存而戰之前，或者更久之，前有一次他曾被官軍捉住在議論着怎樣結果他的那當兒，他卻扭斷繩索，一面從守衛的手里奪了鎗械，在追擊之下從容的逃走了。自從那時以後，他便恰似歸山的虎狼，將生死置之度外，把和敵人交手的事視同兒戲。

我們上面說出一土匪二字，對於馬慶龍，難免有點不敬。現在不妨重複一遍：兩個尖兵，毫無辦法似的蜷伏在雨腳下面，這叫着馬慶龍的人，是蓄着一部墨染樣的美髯。不若說馬慶龍蓄着美髯，其實還不如一直在戰爭中生活着的馬慶龍，因爲無暇修飾，那鬍鬚自己長起來了。現在經那人一說，馬慶龍不但沒有想到要走，而且恰恰的似乎還有了如下的意見：假如沒有碰上，倒也罷了，既然天使人走了狹路，那就非見個高低不可。馬慶龍瞧不起那人，自然是很明白的，理由也很簡單。原來也是安分農民的他，後來因爲生活壓迫，從某年起他做了土匪，也就是說從那時以後，他失去了做人的資格，逃避着官方的搜捕。在他的經驗中，農民這東西幾乎全是卑

鄙的，奸滑的，貪心的，膽小的，沒有信義的，而在自己家里又像一位皇帝的傲慢傢伙。所以他的懷着輕蔑和憎惡心，也就成爲當然的了。他的原是鬥着般打了結的劍眉，這時一看見雖然是在狼狽到這般的景況中也還現出無限滿足的那人的蠢相，便忍不住笑了。

「說到怎麼辦，這倒要請教二胖了啊……我想定然你是怕，這樣一來，是的是罷？」

馬慶龍打了一個手勢。他的嘲弄聲調，即使是先時的農夫二胖也明白的。他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

「我們且不說怕不怕，馬鬍子，隊長的話你是知道的。」

「噯，這可不知道，現在連二胖也學會打官話了；說不知道，這可真不知道！玩味着似的注視了二胖的馬慶龍，一轉一轉的動着眼睛。

「聽你的話，好像是很怕隊長的啊？那自然臉剃得光光的，看起來總像個大人。」

物。」

「二胖的臉厭惡的瞟了一下。」

「馬慶龍，世上怎麼沒有一樣使你滿意的呢？」

「沒有一樣滿意嗎？就說沒有罷。只是你看隊長那傢伙的尊相，除了他的臉剃得很光，另外還有主貴的地方嗎？你看見過嗎？」

「馬慶龍說了這話，無意的望着下面，雨也不知幾時過去了，只下着細細的絲；越過長着扁柏和小樹的山坡，從村莊里開出來的東洋兵的小隊，在田畝中間的溝似的路上，那弓了背前進着的小心姿態，已經能夠清楚的看見。」

「準備你的，朋友！」

「馬慶龍招呼着二胖，一面是拉着栓柄，只聽見嗒的子彈上了膛的響聲。」

「教訓這些小子一下吧，老兄台！」

他的手指緊緊的鈎住了鎗機。

於是，是啞着的一轉眼間了。從山上望去，恰恰被擊中了排頭的敵人的小隊，大約同時，還發出驚怖的喊聲吧，立時向兩翼散開，滾着跳着的躲到石砌的田界後面去了。清楚的看見這情形的二胖，似乎完全瞭解了馬慶龍的心思的，一半出於祝賀，一半欣喜的擊着掌。

「好了，好了！現在好走了罷，鬍子老哥！」

馬慶龍沒有回答。

誰也不會留意的急雨，說着已經越過山脊，旋風似的襲過來了。機關鎗原是試探的開着的，這時也驚覺的移準了方位，直朝了尖兵所在的山坡打來，流彈撞在石上的聲音，勃勃的分明聽得。

大概是無論如何不會想到的了，同是這一息間，剛才還在「好啊，好啊」鼓着掌的二胖，忽然跌了似的驚怖的發出嚷聲。馬慶龍是把全部精神貫注在鎗端所指之處的一點，但是出身綠林的他，雖然僅僅是短短的輕微的嚷聲，也有些覺得。

「二胖！二胖伙計！」

他驚訝的回過頭來，左的右的望着。

「李迎春！李——」

馬慶龍喊到中間停着的時候，空氣頓時嚴重起來了。原來他先前忘記了，那前翼寨軍的傳事兵李迎春是早已離開他們，被推定去通知大隊了的。在急雨降着的山下，東洋兵的小隊越過升上來的田界，開始一級一級的向山脚取着攻勢。馬慶龍自然是連氣都忘記了喘的不停的開着鎗；由那射擊的準力看來，打仗實在算不了什麼，人的性命，殺或被殺真是比宰雞還來得簡單。只是說起戰爭，有時是不管手法高妙不高妙的，譬如現在由旁觀者的我們權衡，一個人對一隊兵的勝敗局面自然是已經定了。

這時候，受了傷的二胖也恰恰在樹蓬里呻吟着了。

「馬慶龍，你還在這裡嗎？」

「二胖掛了彩，馬慶龍總不會嚇跑的呀！」

馬慶龍的百氣，自然並不是完全鄭重的。他現在的所以不肯貓兒似的獨自溜走，卻和先時的不同；這時的他的心里，似乎多了幾分重量，認真說來，當他喊着「迎春」的時候，他已經想着怎樣走法了，當然是怎樣從這危急的局勢下救出受了傷的二胖的走法了。然則現在只瞞下自己一個人的馬慶龍，若要想在敵人的密集掃射下負着受了傷的伙伴逃走，這所想出的等於沒有辦法，總是可想而知的。

敵人的迫近，二胖似乎也覺得了一些。

「請聽我說，馬慶龍！請記着我的爹爹，他是被東洋人綁在樹上活活燒死的；請記着我的老婆，還有我的孩子。現在，請聽我說，現在你好走了。」

馬慶龍毫不動彈的聽着。

要說一個罪案累累的綠林強盜俱有怎樣高貴的情感，不消說是一個笑話。馬慶龍的一生中，慈悲的事是沒有的，自然也沒有同情過誰，現在也決不會憐恤二胖。

他的所以不肯捨下伙伴單獨逃走，卻是連自己也不會明白說出的，只不過因為假如一旦逃走，那樣一來，他將因此看不起自己罷了。馬慶龍所以有了這樣銖石心腸，要簡單的說是因為他到處遇見欺詐，恐懼，阿諛，冷淡，才開始對世人增惡起來的，也未嘗不可。

「怎麼，你也相信一個土匪，你也要說『請記着我的老婆』了嗎？」

他仍舊冷冷的，同時負着重似的動了動肩膀。

「不要說那些過去了的話，馬慶龍，我只是出於好意。」

「現在說來，你也看起一個土匪了？」

說話之間克勞人已經越過田界的最後一級，在驟雨中滑呀跌呀的爬上山來了，連那僅僅能看見下頰的臉也分明看見了。馬慶龍直覺的裝上最後的彈藥。在數分鐘光景之前，還在——這就搆起來二胖走呢還是擊退了敵人再說的——躊躇着的他，那麻木的肩上，立時感到有什麼壓下來似的；看看就要來到眼前的結局，是

不能再清楚的了。假如他能夠從容的想，能夠分析自己，這時他定會想到這肩土所繫的正是自己的命運。我們應該說是繫在他的命運上面的二胖的命運。

他無意的向下面瞟了一眼。

唉，那在右首的山脚下進攻着的是什麼呢？那向村莊進襲着的，豈不正是自己的主力部隊嗎？看見這情形的馬慶龍，那歡喜自然是不用說了。

「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

馬慶龍的肩上海像卸落了千斤重載，霍的跳到石上，不住的揮了手喊。但要說馬慶龍是爲自己慶幸，倒是馬慶龍爲了看看就沒有辦法了的，看看就要完結了的伙伴的命運的忽然得救，忘其所以的忍不住歡呼起來，倒是這樣更爲恰當。同時在下面的東洋人，也正向他瞄準着了，唐的一聲，馬慶龍還在喊着，自然也就從石頭上跌下去了。

停了片時，在倒下去之後再也聽不見附近還有別的聲音的二胖，用疲倦的聲

音這樣呼喚。

「馬慶龍，馬慶龍，你怎麼啦？」

圍繞着荒涼的山坡的，這時只有遠遠的喊殺和漸下漸小的淅淅瀝瀝的雨聲。大約是兩小時之後，戰爭過去了。在山脚下面，人們刨了坑穴，新掘開的黏土是濕的，血染的一般豔紅。

游擊支隊的人們，除了追擊部隊，全體到場。僅僅腿部受了輕傷的隊員二胖，也讓人扶着特地趕來送殯。他有一段演說。

「兄弟們，同志們！馬慶龍——我們都知道馬鬚子是個壞蛋，可是有些地方，可是有些地方——」

二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嘴唇動彈着，說到這裏就不再說下去了，其實他所能講的也只有這些。

雨早已住了。烏雲一陣陣從空中馳過。

人們在莊嚴的歌聲中開始動手，泥土一鏟一鏟落到馬慶龍身上，最後連那青銅色的臉，連那劍眉，連那墨染樣的鬍子也不見了。但是馬慶龍的雖在生死關頭還不肯捨棄自己的伙伴獨自逃走，這種俠義心，是決不會埋沒的，它將像春草似的到處生根，開花。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一 集

無 名 氏

*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 桂一版

著 者 蘆 焚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靈隱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處字第〇七五號

442104



X

BC

46.7

0